

# 古汉语音韵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探析

## A Study on Role of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lement Tanaka<sup>1</sup>

陈衍宏

中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Chinese Classics Research Institute, Fudan University, China

3027586297@qq.com

**摘要** 对外汉语教学中，音韵学起到了为学生解释现代汉语已不再押韵的诗歌、掌握特殊字词读音的发展脉络、提升拥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裔学生学习汉语时的归属感等作用。但是，将音韵学融入对外汉语教学中，会遇到来自教师、学生、课程安排等方面的挑战，因此本论文认为应将音韵学纳入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本科、硕士课程体系，更好地实现新一代师资力量掌握音韵学基础知识；采用故事讲授法为留学生解释一些古诗词学习中需要用到的音韵学知识。

**关键词** 音韵学；对外汉语；诗词；语音演变；教学

**Abstract**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aining to students the phenomenon that rhyme is no longer used in modern Chinese,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for some special words,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foreign students with Chinese dialect background when learning Chinese, etc.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in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may encounter challenges from teachers, students, curriculum arrangements and other aspects. Therefore, the author proposes to incorporate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in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CSOL major to better realize the new generation of teachers to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use story teaching method to explain some phonological knowledge needed in the study of poetry to foreign students.

**Key Words**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oetry; Phonetic Evolution; Teaching

### 一、引言

中国传统语言学在汉语的形、音、义三方面已经具备非常完善的研究体系，其历史源远

---

收稿日期：2023-05-31

作者简介：<sup>1</sup> 陈衍宏（Clement Tanaka），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流长。然而，即便现代汉语已经拥有自己的语言学体系，但它依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的影响。音韵学不同于西方语音学，它属于历史语音学范畴，其研究对象为中国古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汉字读音及其演变，<sup>1</sup>以此论证汉语语音发展规律的学科。<sup>2</sup>而语音学是从发音（生理）—传递（物理）—感知（心理）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描写工作，<sup>3</sup>适合于全世界各种民族的语言。古汉语音韵学对于厘定生僻字的读音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蔡梦麒（2006）的研究，其通过参考《广韵》《集韵》《玉篇》《说文解字》等韵书和字书对《汉语大字典》中的一些读音进行勘正工作。<sup>4</sup>可见，音韵学对于现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而对外汉语教学内容主要以现代汉语为基础。对于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音韵学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汉语教师掌握音韵学基础知识的价值何在？外国留学生是否有必要学习音韵学的基础知识？本文根据个人学习经验尝试分析具体的情况，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 二、研究现状

首先，关于如何改善处于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语音教学的相关研究，学者从理论、方法、实践调查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较早的成果有赵金铭（1985）《简化对外汉语音系教学的可能与依据》<sup>5</sup>、李培元（1987）《汉语语音教学的重点》<sup>6</sup>、林焘（1996）《语音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sup>7</sup>等。其中，赵金铭和李培元提出了汉语音系简化方案并指出了汉语中的发音难点。林焘则认为初级学生虽然具有一定的语音基础，但是在进入词汇和语法的学习时学生发出错误汉字读音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重视，逐渐导致“洋腔洋调”的固化。关于语音教学方法的研究，柴俊星（2005）、张宝林（2005）、鲁健骥（2010）等学者作过相应的研究。柴俊星否认了元音、辅音与声母、韵母融合式教学法，他提出学生不一定需要了解所有语音理论和音位变体的规律，强化学生对声母、韵母特点、规律的掌握更为重要。<sup>8</sup>张宝林提到，为了确保学生发音的准确性，同时降低学习难度，教师可以尝试运用“彻底的音素教学”，即利用国际音标直接说明读音的具体情况是一种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其举例称，直接教[i]、[ɿ]、[ɻ]比告知学生拼音 i 能代表三种语音的方法更为清楚、具体、准确。<sup>9</sup>而鲁健骥指出，所谓“土方法”，如，教授送气音时采用纸条、蜡烛等道具检验学生是否发出正确的读音；翘舌音教学中利用笔杆或手指顶住舌头等方法依然有助于学生克服发音难点，但同时教师还需要注意避免将陈旧的、不正确的知识传达给学生。<sup>10</sup>另外，近几年的研究，如《对外汉语语音课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一文，其作者调查出留学生对歌曲类、影视类汉语语音学习材料的

<sup>1</sup>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sup>2</sup> 刘晓南：《汉语音韵研究教程（增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2页。

<sup>3</sup>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sup>4</sup> 蔡梦麒：《从〈广韵〉看〈汉语大字典〉的注音缺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97-101页。

<sup>5</sup> 赵金铭：《简化对外汉语音系教学的可能与依据》，《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第62-75页。

<sup>6</sup> 李培元：《汉语语音教学的重点》，《世界汉语教学》1987年第1期，第11-14页。

<sup>7</sup> 林焘：《语音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3期，第20-23页。

<sup>8</sup> 柴俊星：《对外汉语语音教学有效途径的选择》，《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第130-134页。

<sup>9</sup> 张宝林：《语音教学的现状与对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7-13页。

<sup>10</sup> 鲁健骥：《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大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页。

偏爱并提出相应的教学方法。<sup>1</sup>

其次，关于汉语诗词教学研究主要围绕了解诗歌背景、认识作者生平、理解生词含义等内容展开，但是关于诗歌韵律的探讨仅停留于诗歌韵段如何帮助学生巩固语音知识。例如，孙婧（2013）提到《望庐山瀑布》一诗韵脚字均押“an”韵，能帮助学生锻炼“an”的发音。<sup>2</sup>申晨（2017）举例称《汉语语音教程提高篇》中的《春晓》能帮助学生巩固拼音知识，如“春”字的拼音“chūn”，其中的“un”是“uen”的简写。此外《宿建德江》中的“低”“天”“江”“清”四字的“d”“t”“j”“q”具有不同的发音方法，有助于训练学生容易出错的声母发音，此部分主要针对送气与不送气音。<sup>3</sup>孙婧（2020）提到《黄鹤楼》整篇诗歌都押“ou”韵，分别为，楼 lóu、悠 yōu、洲 zhōu、愁 chóu。她认为这种押韵的诗歌能帮助处于初级水平的学生更好地练习语音，或帮助中高级水平的学生巩固语音知识。<sup>4</sup>

最后，关于将音韵学融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相关研究，林升圭（2009）曾考察朝鲜《四声通解》的编排体例，并与《广韵》《蒙古字韵》《现代汉语词典》进行比较，发现其中只有《广韵》遵守“声调-韵母-声母”的编排标准。其他三部辞书主要以“韵部与字母第一，声调第二”的编排体例。林升圭认为，虽然在《四声通解》时代，韩语同样存在声调现象，但是其声调系统并不如汉语那么严格，从此不难看出，对于朝鲜人而言，汉语的声调是难以掌握的部分。而由于《四声通解》是一部拥有韩语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所使用的汉语语音规范书，因此，为方便韩国学习者练习汉语语音，作者在该书的编写体例上将韩语的特征融入其中。后来，熊婷（2015）在考察赵元任先生对当代对外汉语的贡献与启发时，发现赵先生分别于1940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时，曾为当地学生开设“中国音韵学”课，主要讲述古音和今音（国语）的对比和关系、北京话的轻声、古音的简化等内容。此后，赵先生在加州大学任教时，分别于1947、1948、1949、1957、1958、1960、1961年开设音韵学课程，其中1949年还开了一门方言课，为其学生Samuel Martin讲解福州音韵。在教学方法上，赵先生分别使用听说法、直接法、听写强化法等，来强化和巩固教学。其中，对比练习法是以加强学生对汉语读音的掌握和理解为目的，通过引导学生母语中相近的读音与汉语中出现的陌生音作比较。不难看出，音韵学融入对外汉语课堂早在上世纪40年代实现，对重新将音韵学引入对外汉语教学中，赵元任先生的教学实践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叶诗雨（2019）分析了福州方言中所保留的上古声母，如“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总体占比，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将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主）融入对外汉语课堂上，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学生学习形声字。叶诗雨以“抽”“闸”“骤”等字为例，分析这些字在汉语普通话和福州方言中的发音特点，发现福州方言中，形声字与其声符部分有着极为亲密的语音关系。她认为，在注意教师语言的应用，以课堂教学为主，引入方言为辅的情况下，将方言引入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当中，一定

<sup>1</sup> 陈萍，郝隽：《对外汉语语音课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文学教育(下)》2021年第10期，第174-176页。

<sup>2</sup> 孙婧：《论古诗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3年，第16页。

<sup>3</sup> 申晨：《唐诗在对外汉语中高级阶段的应用研究》，苏州大学学位论文2017年，第12-13页。

<sup>4</sup> 孙婧：《对外汉语教材中的古诗词调查及教学设计》，中央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20年，第47页。

程度上能帮助学生辨识、理解形声字的同时，还能提升汉字教学的趣味性。

综上所述，前贤关于汉语语音、诗词教学、对外汉语音韵（包括方言）学教学的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实践意义，但是极少数人会谈到关于该如何从音韵学的角度为学生介绍一些拥有特殊读音的字词具体来源；当学生遇到一首现代汉语中不再押韵的诗歌时，应当提出何种解释等相关问题。且上述有关音韵学引入对外汉语课堂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极少数人考虑到音韵学在对外汉语课堂上的其他作用及其教学方式。因此笔者将在下一部分详细探讨音韵学的具体作用及引入汉语课堂中需面临的挑战，同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 三、音韵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 （一）为学生解答关于古诗词不再押韵的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中，与古诗词相关的课堂之上，若学生遇到一些受到语音演变的影响而运用现代汉语普通话读起来已经不再押韵的诗歌时，向教师提问出现该情况的原因，教师应当如何做出正确的解释？从音韵学的角度，以李白《赠汪伦》为例，具体分析如下：

赠汪伦 唐·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ʂəŋ] (shēng)。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tɕʰiŋ] (qíng)。

教师面向初级水平的学生时，为避免人为提升学习难度，我们可以作出说明，这两个字在汉语历史上曾经押韵即可。但到了中高级阶段，学生有可能会追问其中的“原因”，此时，音韵学相关知识背景对于教师而言变得尤为重要。了解音韵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广韵》《韵镜》等古典文献为学生提供一些语音变化的证据。《广韵》载：（下平声十四清韵）“声，声音，又姓，《左转》蔡大夫声子。书盈切，一。”<sup>1</sup>（下平声十四清韵）“情，静也，《说文》曰：‘人之阴气有所欲也。’疾盈切，五。”<sup>2</sup>查《韵镜》：“声”位于“外转第三十五开”中，（齿音）书母、梗摄、清韵、开口、三等、平声。<sup>3</sup>“情”位于“外转第三十三开”中，（齿音）从母、梗摄、清韵、开口、三等、平声。<sup>4</sup>两个字的切下字都用了“盈”字，且从音韵地位来看，可直接断定，李白所生活的时代，两个字同属于一个韵（押韵）。以下是具体的演变过程。

“声”声母为“书母”，隋唐时期（《切韵》时代）该声母的构拟为\*ɛ。<sup>5</sup>到了宋元时期慢慢演变为\*ʃ，而15世纪之后（明朝）才演变成与现代汉语相同的[ʂ]（汉语拼音 sh 声母）音。简言之，“声”的声母发展脉络为，\*ɛ>\*ʃ>[ʂ]。<sup>6</sup>而“情”的声母是“从母”，隋唐时期构拟为\*dz，<sup>7</sup>作为舌尖音，它受到舌前元音[i]的影响，则演变为舌面前辅音[tɕʰ]。主要演变过程为，

<sup>1</sup> [宋] 陈彭年：《宋本广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sup>2</sup> [宋] 陈彭年：《宋本广韵》，同上引，第54页。

<sup>3</sup> [宋] 陈彭年：《宋本广韵·增补通志七音略》，同上引，第44页。

<sup>4</sup> [宋] 陈彭年：《宋本广韵·增补通志七音略》，同上引，第42页。

<sup>5</sup> 本文所有中古音构拟均采用王力先生的构拟系统。

<sup>6</sup>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3-118页。

<sup>7</sup> 《汉语史稿》中原为送气音，后来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改为不送气音。（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6页）。

\*dz (平声) > \*z > \*ts<sup>1</sup> (平分阴阳, 从母浊音清化,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 [tə'] (阳平)。<sup>2</sup> 韵母方面, “声”与“情”虽同属一韵, 但其发展演变受到各自的声母影响而出现分流情况。二字均为开口音, 因此没有-u-介音, “声”的声母属于喉音“知照系”, 其发展规律为, \*ɛ̃laj>\*ɛ̃lɛŋ>\*[ĩlɛŋ]>[ɛŋ]。而“情”之声母为喉音“精系”, 它的发展规律是, \*jɛ̃laj>\*jɛ̃lɛŋ>\*[ĩlɛŋ]>[iŋ]<sup>3</sup>。我们从此可以总结出, 两字不同语音的发展脉络, “声”的具体演变过程为, \*ɛ̃laj>\*ɛ̃lɛŋ>\*[ʃɛŋ] (shēng); “情”的语音变化过程是, \*dʒɛ̃laj>z̃ɛŋ>ts'ɪŋ>[tə'in̩] (qíng)。

上述分析表明, 语音演变理论对于诗词教学具有非常大的参考意义, 有助于教师与学生双方理解诗词的韵律问题。如果能采用更为简约易懂的方法讲授上述语音演变, 或许能让学生更科学地、更清楚地了解诗歌韵律的美妙之处。具体的操作方式, 即教师可以通过故事讲授法告诉学生语音的演变不仅仅体现在汉语诗词之中。如果有来自英语母语国家的学生, 可以请学生讲述他们学习古代英语时的感受。竺家宁(2017)在《善变的嘴巴——汉语音演化的几个模式》一文中提到, 汉字超越时空的重要特点, 使得我们很少注意到古今语音的差异。竺先生举例称, 学生读到(晚清)曾国藩的文章和(唐)韩愈的文章, 再读(西汉)司马迁的文章, 都能将其字音读出来。但是我们将目光转移到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国家, 存在完全不同的情况。就如, 我们尝试阅读创作于公元700年(竺先生称“只不过唐代而已”)的英语作品《贝奥武夫》(Beowulf), 再读《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后者的创作时间“只不过明而已”。仅仅从两部作品的原文中, 是几乎无法判断是使用英语创作的。<sup>4</sup>教师可以尝试与英语为母语的学生相互合作找出更多类似于竺先生提到的例子, 将其融入诗歌课程中, 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加清楚地感知到古代英语与现代英语较大的差异, 从而可以引导学生, 除汉语之外的语言同样存在语音演变的现象。

## (二) 音韵学有助于全面掌握多音字或特殊音读字的发展脉络

汉语中存在一些拥有特殊读音或一字多读的字词, 它们或许受到历史、社会发展等影响, 进而拥有不同于其他用处的读音。以“喜好”为例, 其中的“好”字为什么读“hào”而不读“hǎo”? 面对汉语初级学者, 教师主要通过让学生熟悉不同读音所表达不同语义, 并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使用即可。但到了高级阶段, 对汉语感兴趣的学生, 我们可以尝试解释字义、字音的发展脉络, 如此处的“好”字, 彭彬(2017)根据甲骨文词例, 结合《说文解字》《周礼》《尚书》等古籍作详细的探讨。其结果为, “好”字本义是通过一位母亲孕育孩子来表达“美好、圆满”之意, 后来引申为“善、多优点; 和睦、友爱等(人)”, 又转移成“美好事物(物)”, 最后出现“爱好、喜好”义而发生变音(即“破读”, 一种由于词性或词义转变而改变字的读音现象。<sup>5</sup>)以上发展脉络应发生在隋唐时期之前。尝试查询《广韵》与

<sup>1</sup> 反映了全浊声母清化“平透浊戛”的特点(周祖漠:《问学集(下):宋代汴洛语音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sup>2</sup>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0-125页(与《汉语语音史》不同朝代音系相结合,参考第186、259、295、350、438、465页)。

<sup>3</sup>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8、418、445、473页。

<sup>4</sup> 竺家宁:《古音之旅(修订再版)》,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35页。

<sup>5</sup> 刘春丽:《汉语多音字研究》,黑龙江大学学位论文,2005年,第20页。

《韵镜》，“好”字一共出现两次，分别为，其一，上声三十二皓韵，<sup>1</sup>“好，善也，美也。呼皓切。又呼号切，二。”<sup>2</sup>“好”位于“外转第二十五开”中，（喉音）晓母、效摄、皓韵、开口、一等、上声。<sup>3</sup>其二，去声三十七号韵，位于“耗”小韵之下，“好，爱好，亦壁。孔也，见《周礼》。又姓，出纂文。又呼老切。”<sup>4</sup>其音韵地位同样在“外转第二十五开”，（喉音）晓母、效摄、号韵、开口、一等、去声。<sup>5</sup>从《广韵》不同的反切以及《韵镜》中音韵地位的差异当中可以证明，隋唐时期“好”字已经存在不同的读音。而根据字义的解释来看，“喜好”的“好”应该读为去声（四声），表达了某一种“爱好”。

再讨论另外一个字，“快乐”中的“乐”为什么与“乐器”的“乐”需要分为“lè”和“yuè”两种读音？从字义上来看，许兆昌（2006）做了详细的分析，提出“樂”字（“乐”字的繁体字）原本指能用于治病的草木，后来因为远古时期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医疗方式，即乐舞，“樂”字有了新的含义。原来具有药物之义的“樂”字增加了义符，变成了“藥”字（“药”字的繁体字）。随着时代的发展，“乐”字的读音也有所增加，再查《广韵》与《韵镜》，“乐”字一共出现三次，分为，其一，去声三十六效韵，“乐，好也，五教切。又岳、洛二音，三。”<sup>6</sup>韵图中该字位于“外转第二十五开”，（牙音）疑母、效摄、效韵、开口、二等、去声。<sup>7</sup>其二，入声四觉韵，位于“岳”小韵之下，“乐，音乐。《周礼》有六乐，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又姓。出南阳，本自有殷微子之后。宋戴公四世孙乐营为大司寇。”<sup>8</sup>其音韵地位是“外转第三开（合）”，（牙音）疑母、江摄、觉韵、开口、二等、入声。<sup>9</sup>其三，入声十九铎韵，位于“落”小韵之下，“乐，喜乐。又五角、五教二切。”<sup>10</sup>《韵镜》（以“落”字为代表）位于“内转第三十一开”，（半舌音）来母、宕摄、铎韵、开口、一等、入声。<sup>11</sup>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隋唐时期甚至还有另一个读音，后来演变为“yào”音，<sup>12</sup>但这个读音仅用于文言文的特殊句子，如《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sup>13</sup>再发展到现在，该字已经统一读为“lè”。《现代汉语词典》与《新华字典》<sup>14</sup>中仅保留“lè”“yuè”与“lào”（专门用来读地名，河北乐亭）三个读音。关于“lè”和“yuè”的读音的差异及其用法，同样通过观察其反切、声调以及释义条例便能知晓隋唐时期“乐”字的音读情况。

从上述分析结果中不难看出，拥有音韵学相关知识背景或许有助于查阅《广韵》《集韵》

<sup>1</sup> “皓”字中古音读上声（三声），由于其声母为“匣”，近代时期，浊音清化之时，声调同样发生变化，这里是指全浊上声字变为去声，正所谓“浊上归去”现象。从近代到现代，逐渐演变为去声（四声）。（参考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3、188-189页。）

<sup>2</sup>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sup>3</sup>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增补通志七音略》，同上引，第34页。

<sup>4</sup>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同上引，第121页。

<sup>5</sup> 以“耗”为代表字。[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增补通志七音略》，同上引，第34页。

<sup>6</sup>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同上引，第121页。

<sup>7</sup>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增补通志七音略》，同上引，第34页。

<sup>8</sup>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同上引，第136页。

<sup>9</sup>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增补通志七音略》，同上引，第12页。

<sup>10</sup>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同上引，第149页。

<sup>11</sup>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增补通志七音略》，同上引，第40页。

<sup>12</sup> 曹先擢，李青梅。《〈广韵〉反切今读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63页。

<sup>13</sup>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9页。

<sup>14</sup> 《新华字典》中，无lào音。

《玉篇》等韵书、字书，从而了解字词在古今读音的发展脉络。若需要作出类似的字词特殊音读的相关解释，为了能提供科学性更高的分析结果，音韵学知识对于汉语教师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同时为了避免重复运用一些“简单粗暴”的解释，如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或是一种读音习惯等等。

此外，假设遇到需要从事相关研究的留学生时，教师还能够提醒学生应该着重学习音韵学并从语音发展的规律入手，以此引导学生做更加完整、科学的汉字特殊音读相关研究。音韵学同时有助于研究海外华裔学生的语音偏误问题，譬如，张一弛（2020）的《印度尼西亚客家裔学生汉语语音偏误研究》一文，是一篇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与研究意义的论文，张一弛发现印尼山口洋地区的客家华裔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受到客家话以及印尼语双重语言的影响。该文通过方言田野调查归纳出山口洋地区的客家方言有 19 个声母、62 个韵母以及 6 个声调。在山口洋学习汉语的印尼华裔学生的语音偏误体现在平翘舌音混用；将舌面音（包括见母字）j[tɕ]、q[tɕʰ]、x[ɕ]依然读为[k]、[kʰ]、[x]；将印尼语中的浊音[b]带入普通话语音当中等等情况。韵母方面，客家话保留了现代汉语已经消失的入声韵尾[p]、[t]、[k]和舒声韵尾[m]、[n]、[ŋ]，该情况使得客家华裔学生将这些韵尾带入普通话当中，从而产生语音偏误现象。最后张一弛提出，通过系统比较客家话、普通话和印尼语的语音，加以正确讲解、示范；不断练习，注意语音重点的把握；循序渐进等方式减少偏误的出现。<sup>1</sup>

### （三）帮助拥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裔学生找到一些归属感

千年前的宋代，经学家发现方言保存古音的性质，如朱熹发现，《诗经》用通语读起来不再押韵，但闽方言中则可以押韵，因此经常提出关于古音与方言暗合的看法。<sup>2</sup>后来，清代儒者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等，及近现代音韵学者黄侃、王力、董同龢等将汉语方言作为考察古音的重要研究材料之一，可见音韵学与方言学的密切联系。而当拥有汉语方言背景的留学生接触音韵学基础知识时，极有可能直接发现自己能利用方言来快速学习相关的语音知识。以下举例，学习到入声韵部分时，拥有客家方言背景的学生或许能直接联想到其方言中许多字保存了较完整的入声韵，如“合”读为[hap<sup>5</sup>]、“月”[ŋiat<sup>5</sup>]<sup>3</sup>等等。在回推到更早的上古音时，出现一些“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特殊规律，具备闽南方言背景的学生同样可以发现一些特征，如厦门音“米”[biɿ]<sup>4</sup>等。在产生强烈的“似曾相识”感之后，或许同时还能提高他们学习汉语时的归属感。只不过，在实践教学中，教师需要注意提醒学生，汉语方言并不能完全代表古代汉语通用语的语音，而请学生注意“雅言”“通语”“官话”“普通话”与古今方言是共同发展的，只不过是不同音系受到文化、地域、社会等影响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各自语音所保留的古音比例有所差异。因此需要注意避免学生误以为方言便是古汉语通用语的语音。

<sup>1</sup> 张一弛：《印度尼西亚客家裔学生汉语语音偏误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20 年，第 48-50 页。

<sup>2</sup> 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方言》2001 年第 1 期，第 17-3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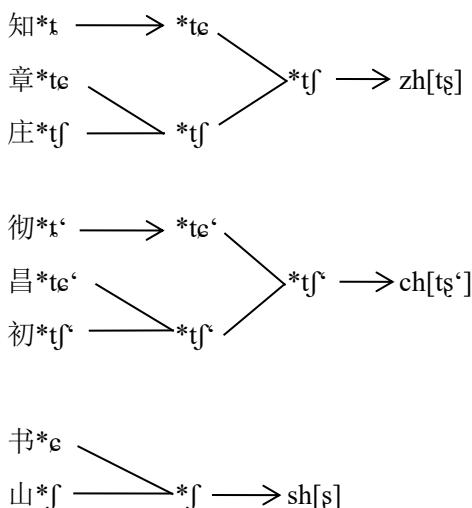
<sup>3</sup> 李小华：《印尼客家方言与文化》，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77-81 页。

<sup>4</sup> 张振兴：《闽语及其周边方言》，《方言》2000 年第 1 期，第 6-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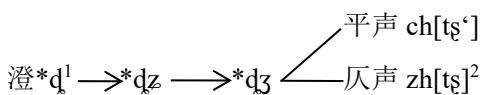
#### (四) 帮助学生学习或纠正难以发出的现代汉语语音

现代汉语语音历经上古（先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近代（宋元明清）漫长过程演变而来的。一些汉语较为特殊的语音如翘舌音声母、ü[y]韵母等大多于近代时期中逐渐形成，具体的演变过程如下（参考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与《汉语语音史》两部书籍中的音变过程）。

首先，关于翘舌音的演变，唐代《韵镜》中的“舌音”，尤其是二等与三等的舌上音“知系”以及“齿音”三等的“庄系”、“章系”。于当时而言，这些声母均存在读音上的差异，后来才渐渐合并且形成了现代汉语的翘舌音。宋朝时期，“知系”的“知母”\*t、‘彻母’\*t‘、‘澄母’\*d率先与“章系”的“章母”\*tɕ、‘昌母’\*tɕ‘、‘船母’\*dʐ合流。后来，“章系”包括“书母”\*tɕ‘在内，逐渐并入“庄系”的“庄母”\*tʂ、‘初母’\*tʂ‘、‘崇母’\*dʒ、‘山母’\*ʂ。在浊音的清化，同时舌尖逐渐后移到硬腭的情况下，形成了现代汉语中的[ʈʂ]、[ʈʂ‘]、[ʂ]。整体演变过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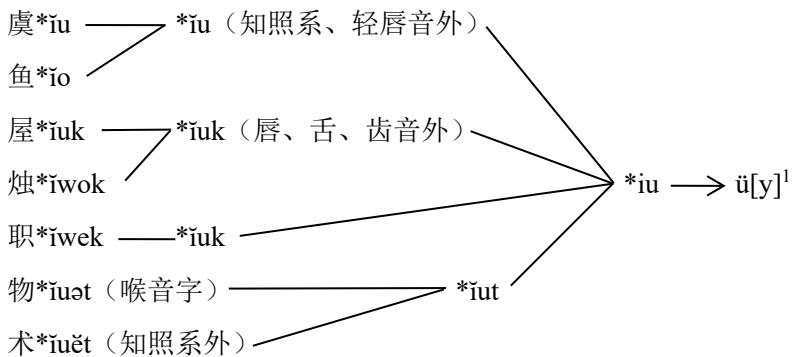
由于“澄母”受到浊音清化的影响，从而出现较为特殊的演变情况：



其次，ü[y]韵母的演变过程较为复杂，其受到不同声母的影响而拥有不同的演变规律。隋唐时期，阴声虞韵\*iu、鱼韵\*io（虞、鱼二韵中的知照系、轻唇声母以外的字）；入声屋韵\*iuk、烛韵\*iwok（屋、烛二韵中的唇、舌、齿音之外的字）、职韵\*iwek、物韵\*iuət中的喉音声母、术韵\*iuət知照系以外的字，后来均发展为ü[y]韵母（定型时间不晚于16世纪）。具体演变过程如下：

<sup>1</sup> 《汉语史稿》中原为送气音，后来王力在《汉语语音史》改为不送气音。（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6页）

<sup>2</sup>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3-115页。



语音演变虽然历经极为漫长的过程，但不同时期的语音面貌均有一定的关联。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选择模拟哪种语音演变过程应当做出一些取舍，以上述情况为例，翘舌音的演变过程中，由于现代汉语里的“澄、船、崇”三个浊音声母已经全面清化，为了避免学习干扰，建议不采取该演变过程作为学习范式。此外， $\ddot{u}[y]$ 韵母中的入声韵，同样因为-k、-t、-p韵尾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全面消失，所以建议忽略。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教师通过模拟上述翘舌音的舌位变化， $\ddot{u}[y]$ 韵母的唇形、舌位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学生发出准确的汉语语音。

据牟宗英（2013）研究，处于初级阶段的韩国初中生，难以发出 $\ddot{u}[y]$ 的正确读音，只能“退而求其次”发成韩语音中邻近的[ui]。相反，汉语中的iu，当是《汉语拼音方案》中的[jou]，韩国学生常常读为 $\ddot{u}[y]$ ，例如“六”字，学生的发音类似于[ly<sup>51</sup>]。这正是一个突破口，教师不妨尝试利用音韵学知识，带领学生念出从最早的声音慢慢演变到现在的语音，以 $\ddot{u}[y]$ 韵母为例， $*iu > *io > [iu] > \ddot{u}[y]$ 。通过多次发出不同阶段的语音，采用夸张发音手段，请学生重点关注并感受自己的唇形、舌位的移动，逐渐形成 $\ddot{u}[y]$ 音。诚然，该方法还需要投入到教学实践之中，希望阅读本文的汉语教师能做出一些尝试。

#### 四、教学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尽管音韵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能起到许多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引入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来自教师、学生和教法的挑战，这三方面均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具体分析如下。

##### （一）准师资人才培养知识模块的缺失

刘晓南先生（2023）提到，传统音韵学术语不统一，部分学者甚至还会结合阴阳五行象数之说进行研究，从而使得音韵学理论体系庞杂，逐渐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后来，当西方语言学被引入中国之后，一些积极于改革的学者，如罗常培、赵元任等先生结合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对音韵学进行全面性的改革。<sup>2</sup>因此现代音韵学的科学性程度已经变得极高，尽管如此，由于音韵学本身不同于现代汉语语音学，拥有许多古代文献留下来的理论体系及学

<sup>1</sup>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7-170页（由于篇幅有限，暂不谈论例外音变）。

<sup>2</sup> 刘晓南：《汉语音韵研究教程（增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32-33页。

术概念，导致许多人依然认为音韵学是“绝学”。上述情况致使掌握音韵学理论基础的国际中文教师少之又少，加上在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阶段对于音韵学的重视不够，许多高校培养出来的教师更加注重教学方法本身而忽略了汉语本体（尤其针对音韵学）的重要性，这便是准师资培养中知识模块的缺失现状。要想实现全国汉语教师重新掌握、重视音韵学是一项重大工程。然而，音韵学对于中国学生来讲已然存在一定的学习难度，更何况是外国留学生。音韵学的主要难度在于学习该学科的前提是需要对现代语音学（包括国际音标、发音器官的分布及其功能等）有一定掌握的同时，还要熟悉不同历史朝代的时间前后顺序；古典文献在不同朝代的情况等等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吸收音韵学知识。

投入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在课程安排上，如何将音韵学引入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是直接融入到古诗词教学还是专门设立音韵学课程？这是教师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在教学方法方面，受到师资方面的缺失，将全新的音韵学引入对外汉语课堂当中，缺乏来自对外汉语学界中的关注与探讨，还是一个需要多方面探索的“空白处”。教师应当以何种方式才能让学生更好地吸收其中的内容？故事讲授法当以如何实现？这同样是教师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

## （二）相关对策与建议

探讨关于如何应对音韵学引入对外汉语课堂中的挑战，首先应当从师资培养模式的改革出发。根据笔者对身边攻读汉语国际教育（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本科、硕士同学<sup>1</sup>的简单采访结果，部分人提出本科阶段音韵学会成为他们强制性质的选修课程。<sup>2</sup>而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音韵学，或者音韵学仅仅依附于古代汉语、训诂学、现代汉语等其他课程。尤其到了硕士阶段，学生基本没有接触音韵学相关课程的机会，该阶段的学生主要专精于教学方法、教学实践本身。从以上专业课程设置可以看出，音韵学在不同地区、不同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这不利于音韵学引入对外汉语课堂的发展，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能尽绵薄之力，使更多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汉语教师、中小学语文教师等师资培养单位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音韵学对于汉语本体教学（尤其语音、诗词相关课程）的重要性。建议在相关的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中，增加音韵学的比重并设立相应的课程，以此方式培养更多具有音韵学背景知识的教师，进而更好地从目前已有的语音发展脉络相关研究的角度，纠正如今依然存在争议的一些字词读音。与此同时，应该关注到汉硕学生与汉语史方向的学生在音韵学专业掌握度的差异，对于前者而言，了解一些音韵学基础，熟悉上古至现代的语音演变，懂得利用韵书及其他历史语音材料即可，学习要求应当低于汉语史方向的学生。

其次，对于留学生本身来讲，考虑到其学习难度，笔者认为音韵学更适合作为文史哲类相关专业的选修课程，这对音韵学有兴趣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为了保证他们能掌握好音韵学基础，建议学生参考国外汉学家的相关书籍，如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古汉语字典》、白一平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等。只不过，开设专题课程受到来自学校性质、师资力量、学生专业等方面的影响较大，因此笔者建议应该将音韵学融入到诗词、语音学或者古代汉语

<sup>1</sup> 分别来自重庆、广西、河南、吉林、辽宁、上海、山西等地区的高校，共采访 9 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师、学生。

<sup>2</sup> 指该专业所有学生必须参与的一种选修课程，其根本性质相当于必修课程。

相关课程之中。诗词欣赏相关课堂上，尤其注意，在遇到一些现代汉语不再押韵的特殊情况才需要讲授一些音韵学相关的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学生对音韵学产生畏惧感，建议教师采用故事讲述法讲述基本的基础知识即可。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尝试采用竺家宁先生《古音之旅》<sup>1</sup>一书浅显易懂的写作方式，将其转换为教学方法，根据诗歌的内容讲述语音历史的故事，旨在使学生更好地吸收音韵学相关知识。具体的教学方案、所用教材、教学内容等分析如下。

对于准汉语教师而言，学习音韵学可以直接使用唐作藩先生（2016）《音韵学教程（第五版）》作为教材，本书内容包括音韵学的基础情况（如音韵学研究对象、音韵学的功能与用处、音韵学的学习方法等）；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反切、声、韵、调等方面的内容）；音韵学代表著作《广韵》的语音系统等等。这些基础知识足以满足面向留学生进行教学的知识背景需求。然而，编订面向留学生所用的音韵学教程是迫在眉睫的工作，笔者认为，对于留学生而言，音韵学知识范围应当包括，语音学基础（如，语音学与音韵学的区别、不同发音器官的作用与名称、何为元音、辅音、国际音标等）；音韵学的基础概念（包括古今声、韵、调的差异等）；反切（包括反切简史、双声叠韵原则等）；韵书（韵书的形成、功用等）；汉语方言与音韵学的关系（主要以举例为主，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均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入声”，若有华裔学生，且掌握上述其中一个方言，可以请学生尝试发出相应的声调，还可以利用教学地点的优势，如位于江浙沪地区的留学生也可以了解当地的方言是否存在“入声”，通过请当地中国学生充当课程助教的同时，也是课程的发音人，从而使得留学生拥有更强烈的画面感）；中外语音发展比较（汉语方面，《诗经》中的拟声词，可作为比较对象，如，《诗经·小雅·谷风》的《鼓钟》有“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一句，注意鼓声的拟声词是“钦钦”，与现代汉语“当当、咚咚”完全不同。<sup>2</sup>英语方面，如，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的一首上古英语祈祷文：Faether ure, thu the eart on heofenum，翻译为现代英语是 Father our, othou that art in heavens，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上古英语（约 849 至 899 年）和现代英语的差异<sup>3</sup>。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学者同时参考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音韵学初步》、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概要》、竺家宁先生的《古音之旅》以及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教程》，同时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合作，做好“中外语音发展比较”部分，旨在提升课程中的文化交流活动。

教材的呈现方式可以参考叶朗、朱良志的《中国文化读本·普及本（第二版）》，该书主要以故事的写作方式呈现，采用最适合于留学生阅读的科普性词汇来编写，对专业术语专门写出汉英双语的定义。还需要注意增加相应的古籍、朝代背景的图片，以此避免学生感到枯燥。结合教师的故事讲授法，开设针对外国留学生的音韵学课程便能得以实现。

<sup>1</sup> 竺家宁：《古音之旅（修订再版）》，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sup>2</sup> 参考竺家宁先生的《古人伐木的声音》一文。（竺家宁：《古音之旅（修订再版）》，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 183 页。）

<sup>3</sup> 参考竺家宁先生的《如果韩愈和孔子对话——谈先秦上古音和唐宋中古音》一文。（竺家宁：《古音之旅（修订再版）》，同上引，第 120 页。）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具有音韵学基础的对外汉语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因此可以请具备音韵学专业背景的教师暂时为留学生教授古代诗词相关课程。与此同时，对现有的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教师进行培训工作，对该专业学生的课程安排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利用音韵学发现古典诗词在韵律方面的美妙之处，延续古人的语音思想来更好地传承、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 五、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中，音韵学与文字学、训诂学的地位同样重要，我们在关注汉字字形与字义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应当同时关注到字音的变化。就如本文提到的古诗词从创作时完全符合押韵规律，到后来受到古今语音演变的影响而变得不再押韵了，我们应该更好地利用音韵学来为学生做好这方面的科普工作，旨在充分体现出古诗词的韵律之美。此外，部分学生在多音字方面遇到一些困难，若能通过语音历史发展脉络来为他们解释这一类现象，或许能使得学生更好地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通过模仿语音演变的发展脉络，学生还能更好地发出难以发出的汉语语音。由于种种原因，音韵学难以发挥上述提到的众多作用，许多人对该学科带有一些偏见，使得其在汉语史学科内部本身就有许多人对其“闻而生畏”，更何况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中，需要面对重重挑战。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所提出对准对外汉语教师具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同时对留学生提出的教学内容、教材设计等建议，希望未来有学者能致力于此，编写出针对外国留学生的音韵学教材，同时在不同学校中开设相应的课程。以此方式使得音韵学推广开来，成为传播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和途径之一。

### 参考文献：

- 蔡梦麒. (2006). 从《广韵》看《汉语大字典》的注音缺失.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97-101.  
<https://doi.org/10.16382/j.cnki.1000-5579.2006.02.015>
- 曹先擢, 李青梅. (2013). 《广韵》反切今读手册. 商务印书馆.
- 柴俊星. (2005).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有效途径的选择. *语言文字应用*(03), 130-134. <https://doi.org/10.16499/j.cnki.1003-5397.2005.03.035>
- 陈彭年. (2008). 宋本广韵. 江苏教育出版社.
- 陈萍, 郝隽. (2021). 对外汉语语音课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 *文学教育*(下)(10), 174-176. <https://doi.org/10.16692/j.cnki.wxjyx.2021.10.080>
- 程棠. (1996).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语言教学与研究*(03), 5-18.
- 李培元. (1987). 汉语语音教学的重点. *世界汉语教学*(01), 11-14.
- 李小华. (2014). 印尼客家方言与文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林升圭. (2009). 朝鲜《四声通解》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上的价值.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2),48-52. <https://doi.org/10.19642/j.issn.1672-8505.2009.02.009>
- 林焘. (1996). 语音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 *世界汉语教学*(03), 20-23.
- 刘春丽. (2005). 汉语多音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
- 刘晓南. (2023). 汉语音韵研究教程 (增订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晓南. (2001). 朱熹与闽方言. *方言*(01),17-33.
- 鲁健骥. (2013).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大理学院学报*(05),1-4.
- 牟宗英. (2013). 初级阶段韩国初中生汉语语音学习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硕士学位论文,鲁东大学).
- 彭彬. (2017). “好”字词义的流与变. *铜仁学院学报*(01),109-113.

- 申晨. (2017). 唐诗在对外汉语中高级阶段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
- 孙婧. (2020). 对外汉语教材中的古诗词调查及教学设计(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
- 孙婷. (2013). 论古诗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
- 唐作藩. (2016). 音韵学教程(第五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 (2014). 汉语音韵·音韵学初步. 中华书局.
- 王力. (2013). 汉语史稿. 中华书局.
- 王力. (2010). 汉语语音史. 商务印书馆.
- 熊婷. (2015). 赵元任与对外汉语教学(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
- 许兆昌. (2006). “樂”字本义及早期樂与藥的关系. 史学月刊(11),20-24.
- 杨伯峻. (2009). 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 叶蜚声,徐通锵. (2010). 语言学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叶朗,朱良志. (2016). 中国文化读本:普及本(第二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叶诗雨. (2019). 福州话上古声母保留现象及形声字探源. 智库时代(20), 6-7+9.
- 袁家骅. (2001).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 语文出版社.
- 袁行霈. (2014).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一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张宝林. (2005). 语音教学的现状与对策.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06),7-13. <https://doi.org/10.16802/j.cnki.ynsddw.2005.06.001>
- 张一弛. (2020). 印度尼西亚客家裔学生汉语语音偏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
- 张振兴. (2000). 闽语及其周边方言. 方言(01),6-19.
- 赵金铭. (1985). 简化对外汉语音系教学的可能与依据. 语言教学与研究(03),62-75.
- 周祖谟. (1966). 问学集(下) 宋代汴洛语音考. 中华书局.
- 朱倩倩. (2022).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研究. 汉字文化(07),85-86. <https://doi.org/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2.07.071>
- 竺家宁. (2017). 古音之旅(修订再版). 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於祎涵、刘洁)